

语料库视角下“但(是)”在儿童文学文本中的维译规律研究

余祖鑫, 沈淑花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4日

摘要

本文以殷健灵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天上的船》汉维双语平行语料为研究对象, 采用语料库方法, 在重转与轻转的语义框架下, 对转折连词“但(是)”的维译对应形式进行分类统计与对比分析。研究显示, 99条语料中“但是”的语义类型以轻转为主, 重转为辅, 维译对应形式可归纳为显性转折连词与隐性翻译策略两大类。其维译规律呈现“语义匹配 + 语境适配”的特征: 轻转句优先选用转折意味温和的lekin, 重转句倾向语义对立的emma; 转用让步结构集中于重转句, 通过条件式加语气词mu将让步转折逻辑内化于从句形态变化之中; 消除转折语义主要分布于轻转句, 通过将表层转折重构为因果或并列结构, 使译文更贴合维吾尔语的表达习惯。

关键词

“但(是)”, 转折连词, 语义, 语料库

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Uyghur Translation Patterns of “but”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exts

Zuxin Yu, Shuhua She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12, 2026; accepted: July 14, 2026; published: July 24,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Yin Jianling’s long children’s literature novel “The Ship in the Sky” bilingual corpus

in Chinese and Uyghu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a corpus-based approach, it classifies, counts, and comparatively analyzes the Uyghur translation correspondences of the adversative conjunction “but” under the semantic frameworks of strong and weak shift. The study shows that among 99 valid data instances, the semantic type of “but” is mainly a weak shift, with strong shift as a secondary type. The Uyghur translation correspondence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categories: explicit adversative conjunctions and implici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translation pattern exhib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mantic matching and contextual adaptation”: weak-shift sentences preferentially use “lekin”, which conveys a mild adversative meaning, while strong-shift sentences tend to use “emma”, which conveys a semantic opposition; the use of concessive structures is concentrated in strong-shift sentences, internalizing the concessive-adversative logic into clause morphology by employing conditional forms with the particle “mu”; the elimination of adversative semantics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weak-shift sentences, reconstructing the surface adversative into causal or coordinate structures to make the translation more in line with Uyghur expression habits.

Keywords

“but”, Adversative Conjunction, Semantics, Corpu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转折”关系是一个普遍的语义范畴,属于语言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转折关系主要指带有转折关联词语的语句,而广义的转折关系则还包括在语言使用中建构的不同观点的对比,或一种与期望结构相连的一般认知能力[1]。

黄伯荣、廖序东(2017)依据前后分句语义对立的程度,将转折复句划分为“重转”“轻转”“弱转”三类。“重转”关系前后分句意义明显对立,转折意味强;“轻转”关系前后分句意义并不完全对立,转折意味较轻可做补充说明或轻微修正;“弱转”关系前后分句意义相对不那么明显,转折语气较弱[2]。转折连词“但(是)”是一个通用性极强的核心转折连词,相较于“然而”“可是”等词,它的语义更为丰富,兼属重转与轻转两种类型,不用于弱转。在维吾尔语中,转折连词用于连接两个语言单位(分句、句子、句群),表达前后语义相反或相对的逻辑关系。汉语中的转折连词“但(是)”因其在语义上的通用性,使得它在翻译成维吾尔语时可能对应多种不同的表达形式。

在汉维对比研究领域中,祖力湖马·尼亚孜、赵永亮(2022)通过对比分析指出,汉语“但是”在维语中主要对应 lekin、emma、biraq 等显性转折连词[3]。郭璐洁(2010)从语篇衔接角度考察了维语转折连接手段,这为“但(是)”维译中隐性翻译策略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4]。白克力·赛衣提(1992)则对维语同义连词进行了内部分类,为理解 lekin 与 emma 在轻重转句中的分布差异提供了语义基础[5]。上述研究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聚焦某一核心转折连词的语义类型与其维译对应形式之间系统匹配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

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在国内长期以来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现有成果多集中于英汉儿童文学翻译的策略探讨和译者风格研究,而汉维儿童文学译作的语言学考察几乎为空白。基于此,本文以殷健灵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天上的船》汉维双语平行语料为研究对象,聚焦转折连词“但(是)”,遵循“全面性、有效性、代表性”的原则,逐章提取汉语原文中所有包含转折连词“但(是)”的完整句子,对照维

译本逐一匹配对应译文，最终获得有效语料 99 个。在此基础上，采用“定量统计 + 定性分析 + 语境分析”的方法，比对“但(是)”在维译过程中的差异，分析译文差异产生的原因，并结合转折关系归纳其译文选择的规律，为汉维转折连词翻译研究提供一份基于实证数据的参考，同时为儿童文学维译实践提供可操作的建议。

2. “但(是)”在维译本中的分布特点

根据黄伯荣、廖序东对转折复句的语义分类标准，本文对所收集的 99 个含“但(是)”的语料进行了分析，发现《天上的船》这部文学作品中由“但(是)”所连接的转折复句也包括重转和轻转两种类型。通过语料对照，“但(是)”在维吾尔语中的对应表达形式共有 5 种，分别为lekin、emma、shundaqtimu、转用让步结构、消除转折语义。各类对应形式在不同语义类型中的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emantic types for the Uyghur equivalent of “But”

表 1. “但(是)”维译对应形式的语义类型分布

维译方法	重转	重转占比	轻转	轻转占比	总数量
lekin	2	5.00	38	95	40
emma	12	80	3	20	15
shundaqtimu	0	0	2	100	2
转用让步结构	8	100	0	0	8
消除转折语义	0	0	34	100	34
合计	22	22.22	77	77.78	99

由表 1 可知，在语义类型的整体分布上，《天上的船》中“但(是)”所连接的转折复句以轻转为主，共 77 个，占总语料的 77.78%；重转共 22 个，仅占 22.22%。其中，轻转多用于日常对话、人物心理描写和叙事细节的补充，重转则主要集中在情节冲突处，用于推动故事发展，这一分布特征与儿童文学作品多描写日常交流、细腻情感的题材特点密切相关。

在维译对应形式的整体分布上，“但(是)”在维译本中表现出两种对应策略：一是译为显性转折连词，包括 lekin、emma、shundaqtimu，共计 57 个，占比 57.57%。其中，lekin 的使用频率最高，有 40 条；emma 次之，有 15 个。二是采用隐性翻译策略，即不直接使用转折连词，而是通过形态变化或逻辑重构来表达转折关系，共计 42 个，占比 42.42%。其中，采用消除转折语义方式的有 34 个，转用让步结构的有 8 个。shundaqtimu 仅出现 2 个，因语料过少而不具统计代表性，在此不作专门讨论。

在语义类型与维译对应形式的相关联上，《天上的船》中“但(是)”的维译呈现出“语义匹配+语境适配”的规律。在语义匹配方面，轻转句优先使用 lekin，重转句更加倾向于 emma。在语境适配方面，转用让步结构全部集中在重转句中，译者采用维吾尔语条件式结构加语气词mu将转折逻辑内化于从句形态变化之中；采用消除转折语义的方式则主要分布在轻转句中，译者根据上下文的深层逻辑将转折关系重构为因果或并列结构，使译文更贴合维吾尔语的表达习惯。

3. “但(是)”在维译本中的对应形式

3.1. 译为lekin

由表 1 可知，“但(是)”被译成lekin的语料有 40 个，占总语料的 40.40%，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对应形式。从其语义类型的分布特征来看，在 40 个语料当中，有 38 个用于轻转句，仅有 2 个用于重转句。这

一分布特征能够充分说明在lekin是“但(是)”轻转类型的核心对应译词。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维吾尔语中lekin多用于轻转句中。

lekin 作为维吾尔语中转折连词的典型代表,其衔接功能突出、转折意味温和,多用于连接前后语义存在轻微差异、补充说明或顺承式转折的语言单位。郭璐洁在其研究中也认为,lekin 主要用于表达轻微的转折关系。《天上的船》作为一篇儿童文学的长篇小说,其中的“但(是)”多用于日常的对话,人物的心理描写以及叙事细节的补充等。lekin的温和转折意味恰好能准确传递这一表达效果。此外lekin不受语体的限制,既可以用于书面语也可以用于口语对话当中,这一特点与《天上的船》“书面叙事+儿童口语对话”的写作风格高度契合。

(1) 我很想用微笑和她打个招呼,但是因为害羞,我什么也没有做,也没有侧过头向她那个方向瞧。

men kylkem bilen uniŋka salam berifni ojldim,lekin iza tartip udulumka qarap olturuwerdim,azraq bolsimu beŋimni burap uniŋka qaraŋqimu dzyret qilalmidim.

例(1)中的“但是”主要是对前句的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前句表达的是“我”“想打招呼”的主观意愿,而后句描述的是“因害羞而没有任何行动”的客观结果。前句与后句之间没有语义上的直接对立,而是后句对前句没有打招呼的补充说明。此处使用 lekin 能够更加细腻地刻画出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羞涩。

(2) 因为我看见奈娜的眼神从远处收回到我们身上,她的目光刚好和我对视了一下,但很快就移开了。

ŋynki,ŋu ŋarda nejnaniŋ kɵzliri jiraqtin jɵtkilip kelip kɵzlimiz uŋriŋip qalƣanidi.lekin,u kɵzler jene tezla mendin jɵtkilip ketti.

例(2)中的“但”连接的是两个连贯的动作。目光对视后又移开。这种转折关系存在预期违背,目光对视后本应是稍作停留或相视一笑,但结果却是迅速移开。转折后的结果打破了“我”心中的预期,这种“建立连接”与“主动断开”构成了轻微的转折意味。使用 lekin,可以让这一系列动作描写有了明确的逻辑起点,并且让读者理解“相遇”与“离开”之间的意外关系。

由此可得,当转折连词承接的前后句语义没有那么强烈,或者表达当事人思想动向与实际行动的前后差异以及突出前后语义递进补充的转折关系时,可以选择转折连词 lekin。

3.2. 译为 emma

转折连词“但(是)”译为 emma 的语料共 15 个,占总语料的 15.15%,从语义类型分布来看,在 15 个语料中,12 个用于重转句,占比高达 80%,仅有 3 个用于轻转句。这一分布特征可以清晰表明,emma 是重转句中“但(是)”的核心对应译词。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维吾尔语中 emma 多用于重转句中。

emma 作为维吾尔语中重要的转折连词,转折意味强烈、对立色彩鲜明多用于连接前后语义矛盾反差显著的句子当中,核心功能是凸显前后内容的对立关系,强化叙事张力与情感反差。《天上的船》中,重转句主要集中在情节冲突、人物矛盾、行为反差、认知错位等关键叙事节点,而 emma 的强转折语义恰好能够精准还原原文强烈的对立意味,使人物情绪、情节张力和逻辑反差在译文中得到充分体现。

(3) 她的脸涨得通红,眼睛也红红的,但脸上并没有眼泪。

jyzi qizirip ketiptu,kɵzlimu hem qizil,emma jaŋ joq.

例(3)中“但”连接的是同一个人脸部特征的明显反差,前句“脸红、眼睛红”应是形成“哭泣、落泪”的强预期,而后句“脸上没有眼泪”直接打破了这一预期,前后语义形成强烈的预期违背,是重转句。前后句语义对立感突出,译者选用 emma 翻译,能够准确凸显浓厚的转折意味即“看似要流泪实则无泪”的反差,让人物的情绪状态更鲜明,同时也能让人物特征反的逻辑突出更加强烈。

(4) 奈娜一点儿都不重, 但背她走路却比想象中困难很多。

nejna azraqmu ekir emes idi, emma uzaq kɵtyryp maŋkanseri ekirliŋip, bekmu qijnilip ketiwatattim.

例(4)中“但”连接的是主观意识与客观现实的强烈反差, 前句“奈娜一点儿都不重”是“我”的主观判断, 后句“背她走路比想象中困难很多”是“我”通过行动后的客观结果, 前后语义呈现出显著的矛盾, 是重转句。译者选用 *emma*, 能够放大本以为轻松的事情, 实际却很困难的转折意味。让主人公的心理感受更真实, 直观感知到主人公的疲惫与坚持, 增强人物形象的感染力。

该文中重转句虽然比较少, 却多集中在情节冲突、人物行为强烈矛盾、事物特征显著反差的叙事场景中, 而 *emma* 的使用恰好能精准传递这种强转折效果。

3.3. 转用让步结构

除了可以使用 *lekin*、*emma* 等显性转折连词来表达转折关系之外, 维吾尔语丰富的形态变化同样能够承担逻辑衔接功能。在对语料进行逐句分析时, 本文发现, 译者处理汉语“虽然/尽管……但……”这类让步转折复句时, 并未使用 *lekin* 或 *emma*, 而是转用条件式加语气词 *mu* 的结构来表达让步转折关系, 从而将转折逻辑内化于从句的形态变化之中。这类语料共有 8 个, 主要集中在重转句中。

条件式加语气词 *mu* 在维吾尔语中本身就可以表达“即便、即使、虽然”等让步含义, 能够在不使用转折连词的前提下独立表达让步转折逻辑。译者之所以在此类重转句中选用条件式加 *mu* 而非 *emma*, 与汉语“虽然……但是……”和单纯“但(是)”的语义差异有关。在汉语中, “虽然 A, 但是 B”明确承认 A 是事实, 先退一步再转折, 让步意味强, 转折力度更重; 而单纯“A, 但(是)B”不附带承认前提, 属于直接对比。因此, “虽然……但是……”的转折强度高于单纯“但(是)”。条件式加 *mu* 恰好能够体现“先承认 A 再转向 B”这一让步转折语义, 而 *emma* 仅对应单纯的转折关系, 无法完整传达让步意味。

(5) 尽管奈娜算对了全班人都算错的题, 但补瓦他们还是叫她“木瓜”第二。

nejna pytyn siniptiki balilar xata dʒawab bergen soalka togra dʒawab bergen bolsimu, buwalar jenila uni «mugua» ikkinŋi dep jirywerdi.

例(5)中, “但”连接的是能力与偏见之间的显著矛盾。前句奈娜答对了所有人都算错的题本应该改变其他人的看法, 后句补瓦他们却还是叫她“木瓜”第二, 两者之间存有的强烈反差, 属于重转句。译者用条件式加语气词 *mu* 处理让步分句, 转折分句还使用了副词 *jenila* (仍然/还是) 来强化转折, *jenila* 强调了“其他人的看法未变”, 与让步从句的“虽然”形成“虽然……但仍然……”的逻辑结构, 准确传达了奈娜处境的无奈, 使转折意味更加鲜明。

(6) 别怕, 虽然很危险, 但我们一定能安全过去的。

qorqma, xetirlik ehwal jyz bersimu biz ʃoqum derjadin aman-efen ɵtyp ketimiz.

例(6)中, “但”连接的是决心对危险现实的对抗, 前句承认危险, 后句表达可以通过的决心, 属于重转句。译者用条件是加语气词 *mu* 将“虽然危险”处理为让步状语, 条件是加语气词 *mu* 本身已明确让步关系, 与后句带有强烈的意志色彩的“ʃoqum(一定)”相配合, 凸显转折的力度。这种处理使句子紧凑有力, 突出了主人公的勇敢。

由上述分析可知, 在《天上的船》维译本中, 译者对于汉语“虽然/尽管……但……”此类让步转折复句时, 大多数情况下用条件式结构加语气词 *mu* 的形式处理让步分句, 将转折关系内化于从句的形态变化之中。

3.4. 消除转折语义

虽然原文中“但(是)”所标示的是转折关系,但结合上下文语境前后分句的深层逻辑实际上更接近因果、并列等关系时,译者一般会选择采用消除转折语义的方式,以更符合维吾尔语思维习惯的方式来重新组织句子。在99个语料中,采用消除转折语义来进行翻译表达的共有34个,且绝大多数分布在轻转句中。根据译文所重构的具体逻辑关系,可进一步区分为“转用因果结构”与“转用并列结构”两种类型。

3.4.1. 转用因果结构

在某些语境下,“但(是)”所连接的前后分句之间虽有一定的预期违背,其深层驱动逻辑却是因果关系。译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层隐含关联,在翻译时使用维吾尔语的因果附加成分-*ka*或-*ke*将表层的转折关系重构为底层的因果关系,从而使译文的逻辑更加显性化,也更利于维吾尔语读者的理解。

(7) 在这里只有我和奈娜两个人,但我一点也不感到孤单。

nejna ikkimiz bille *bolka* qilge jaluzluq hes qilmidim.

例(7)出自两位主人公独处孤岛的情节。原文从字面上看,“只有两个人”与“不感到孤单”之间构成了转折——按常理推断,人少应当孤单。然而,译者并未保留这一转折外壳,而是将前句直接转化为*nejna ikkimiz bille bolka*(因为我和奈娜在一起),用因果标记-*ka*明确点出“不孤单”的原因。这一处理体现了译者对原文语义重心的再判断:原文虽然表面在陈述“人少”与“不孤单”的反常关系,但其真正想要凸显的并非孤岛环境的孤寂,而是奈娜的陪伴所带来的温暖。译者通过因果重构,将读者的注意力从“人少”引向“人伴”,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和深切。这种翻译策略使译文更贴合维吾尔语读者注重逻辑显性和情感直接性的认知习惯。

(8) 我们躲在风雨廊的一头,隐隐约约看见实验室里有个人影,但我看不清他爸爸的样子。

biz karidorda turup tedgribixanida turkan bir ademni qarisini korgendek bolduq,taza eniq korynmigeke,nejnani dadasini turqini qandaqliqini bilelmidim.

在例(8)中,但连接的是“看见人影”与“看不清样子”之间的转折,就是明明看见了,却看不清。这句话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是因为没有看清所以不知道她爸爸的样子。转折关系的背后想表达的语义关系其实是因果关系,所以译者没有使用转折连词,而是将后句处理为*taza eniq korynmigeke*(因为看不太清楚),用因果标记-*ke*将转折关系重构为因果关系。

3.4.2. 转用并列结构

在部分语料中,原文“但(是)”所承载的转折意味较轻,前后分句之间即便不存在任何转折标记,读者也完全能够依据上下文领会其中的关系。面对这种情况,译者选择了彻底省略转折标记,以简单的并列结构来呈现。

(9) 他爸爸说的是中文,但他的中文听起来怪怪的。

u xenzutge gep qiliwatatti,teleppuzi kelitila idi.

例(9)中,“说着中文”与“口音奇怪”之间虽有一定的语义反差,但这种反差极为明显且自然,无需借助转折连词来点破。译者仅以逗号将两个分句并列,读者从“说中文”与“口音怪”的并置中即可自行领会其中的转折意味。这种处理避免了冗余连接词对叙事节奏的拖累,使译文更趋简洁。

(10) 妈妈要带奈娜和米娜去山上爸爸的墓地,但是奈娜不肯去。

apisi nejna bilen minani dadisiniñ taǵdiki qebrisigε aparmaqǵı boptiken, nejna barǵılı unımaptu.

例(10)中,“但”连接的是“妈妈想带奈娜和米娜去”与“奈娜不肯去”。后句是对前句的结果呈现,若无“但是”也不影响该句的语义关系,所以译者采用了消除转折语义的方式。

由上述分析可知,采用消除转折语义的方式并非随意省略,而是结合上下文语境,判断其前后分句深层的逻辑结构。通过转用因果或并列结构,译文摆脱了原文中“但(是)”束缚,逻辑更为清晰、表达更为自然。

4. 总结

与本研究发现的“语义匹配 + 语境适配”规律相比,已有研究多从宏观句式层面描述汉维转折连词的对应类型,较少深入探讨具体转折连词的语义强度与译词选择之间的系统关联。本文以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天上的船》汉维双语平行语料为对象,在“重转/轻转”的语义框架下,对转折连词“但(是)”的维译对应形式进行了分类统计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天上的船》中“但(是)”在维译本中呈现两种对应策略。一是在显性转折连词对应表达上,lekin 是轻转类型的核心对应词,其转折意味温和,多用于日常对话和人物心理描写等轻转折语境;emma 是重转类型的核心对应词,转折意味强烈,主要用于情节冲突、语义对立等强转折语境。二是在隐性翻译表达上,转用让步结构主要集中在重转句中,通过条件式加语气词mu将“虽然……但是……”的让步转折逻辑内化于从句形态变化之中,且相较于emma,条件式加语气词mu转折力度更重;转用因果结构和转用并列结构则主要分布在轻转句中,译者在结合上下文语境、判断前后分句深层逻辑更接近因果或并列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消除转折语义使译文更贴合维吾尔语的表达习惯。

参考文献

- [1] 郑丹. 基于英汉学术期刊论文语料库的转折关系对比研究[J]. 外语学刊, 2017(2): 55-60.
- [2]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 [3] 祖力湖马·尼亚孜, 赵永亮. 简述汉语维吾尔语转折复句表达异同分析[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2, 6(9): 34-37.
- [4] 郭璐洁. 维吾尔语语篇衔接方式研究[J]. 新疆职业大学学报, 2010, 18(6): 33-36.
- [5] 白克力·赛衣提. 维语同义连词的使用[J]. 语言与翻译, 1992(1): 60-63.